

在全球变化的时代建立联系：虚拟交流的国际快照

拉吉卡·班达里、凯尔·卡斯特勒

拉吉卡·班达里 (Rajika Bhandari)：国际高等教育专家、拉吉卡·班达里顾问公司创始人

电子邮件：rbhandari@rajikabhandari.com

凯尔·卡斯特勒 (Kyle Kastler)：史蒂文斯计划 (Stevens Initiative) 高级项目助理

电子邮件：Kyle.Kastler@aspeninstitute.org

近年来，虚拟交流不断扩大范围，越来越多的倡议在不同地区、国家和多国间建立。然而，这一领域的动态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人们对利用技术促进知识和文化交流的项目及其多样性和传播情况知之甚少。教育工作者往往不知道在他们的校园之外还有多少虚拟交流正在发生，以及是否与他们提供的有差异。2021 年，史蒂文斯计划 (Stevens Initiative) 进行了一项旨在填补这一知识空白的全球虚拟交流调查，本文基于该报告分享了关于全球虚拟交流前景的重要发现，同时也讨论了实施虚拟交流的经验教训和意义。

这项调查在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8 月期间收集了 233 家虚拟交流机构的回复。其中，177 家机构分享了他们的虚拟交流项目的详细数据，报告表明他们总共实施了 3073 个不同的项目，而这些项目总共为 224168 名参与者服务。2021 年调查的一个亮点是，它试图超越涉及美国的项目，捕捉世界其他地区的项目，包括南南交流 (South-South exchanges，即发展中国家间的交流)。

虚拟交流的提供者和参与者

大多数虚拟交流机构是高等教育机构 (56%)，其次是在两国及以上多国开展活动的非政府组织 (21%)。高等教育部门在调查中的代表性最强，它既是虚拟交流项目

最大的提供者群体，其学生也是最大的参与者群体 (66% 的提供者报告说为本科生服务；29% 报告说为研究生服务)。大约 35% 的项目为高中生服务。

越来越多的虚拟交流项目提供者加入了世界各地的虚拟交流网络，大多数 (60%) 表示他们是一个或多个此类联盟的成员，包括史蒂文斯计划自己的网络 (24%)、纽约州立大学国际化网络协作学习 (the SUNY COIL Global Network, 13%)、欧洲的大学合作组织 (UNICollaboration, 9%)，以及拉丁美洲国际化网络协作学习 (Red Latinoamericana COIL, 6%)。

虚拟交流项目的类型

国际化网络协作学习 (Collaborative Online International Learning) 课程是报告中最常见的项目类型 (36%)。该类课程是一种特定的虚拟交流模式，由一个或多个教育工作者团队开发并使得不同地方的两个或多个学术课程相联系。第二个最常见的项目类型 (24%) 是一个单一的虚拟交流项目，以相同的方式在几个地点、位置或教室运行。大多数项目 (63%) 使用英语，另外约 20% 的项目使用英语和另一种语言，只有 4% 使用除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

第二次调查不仅考虑虚拟交流项目，还

考虑了许多大型机构和倡议计划所提供的培训和宣传项目。虽然 53% 的提供者称自己提供了此类培训，但今年的调查只能对这一虚拟交流领域的重要方面进行初步的探究。

虚拟交流项目的发生地点

虽然虚拟交流已经明显地扩大了它的全球影响范围，但获取相关数据仍然是一个挑战。在调查中，无论是作为项目的发起国（占所有项目提供者的 75%），还是作为虚拟交流中关键合作伙伴主办国，美国都占了很大比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包括：美国拥有更成熟的虚拟交流项目；受访者与美国的史蒂文斯计划有联系；或者其他国家的虚拟交流提供者还未能提供相关数据。虚拟交流项目第二大提供者位于欧洲（11%）。拉丁美洲的虚拟交流活动可能比我们调查结果所显示的更为广泛，特别是考虑到该地区虚拟交流网络的增长情况。

该调查还试图了解虚拟交流参与者居住的国家，以及每个国家的参与者数量（大多数受访者无法报告这一层面的细节）。虽然参与者居住在全世界各地，但前 10 个国家（按降序排列）是美国、德国、日本、法国、印度、墨西哥、中国、西班牙、埃及和哥伦比亚。

虚拟交流的方式和内容

大多数虚拟交流项目（38%）使用异步（参与者相互分享信息、在不同时间参与）和同步（参与者实时参与）的混合方法。这两类都包含了广泛的活动和应用，并随着教学和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项目所关注的前三个内容领域是：跨文化对话与和平建设（67%）、STEM（25%）、全球或国际事务（24%）。受访者还表示项目涵盖了及时的、

最新的主题，如可持续发展目标（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媒体素养（media literacy，指在各类处境中取用、理解、及制造媒体信息的能力）、通信、种族和社会正义，以及环境问题、生态和可持续性。

新冠疫情的影响

自 2020 年初以来，随着教学和学习大多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大多数虚拟交流机构（69%）报告称，他们计划更大的扩张，并预计项目数量会有所增长。46% 的机构计划在 2022 年提供更多的项目，而 39% 的机构计划保持他们目前的项目水平。然而，新冠疫情的影响十分复杂，一些从业者所面临的挑战不应该被低估：即使在虚拟交流项目没有被直接停办的情况下，一些项目的参与度也出现了下降。因为参与虚拟交流往往是在正式的课堂环境中进行，所以下降的原因有可能是专注于 K-12 学生群体、并由非政府组织管理的虚拟交流项目因学生恢复线下学习，被中断而受到严重影响。

经验之谈

目前的调查为该领域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同时也揭示出虚拟交流一些内在的局限性。

- 定义和理解虚拟交流：尽管人们试图对虚拟交流进行定义和分类（如史蒂文斯倡议类型学），但世界各地的项目是复杂和多样的，因此无法简单地进行分类。人们需要对这些差别进行更多的研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虚拟交流的存续、理由和模式。

- 维护和报告数据：根据一个组织/机构的结构和规模，在组织层面上收集相关数据可能是困难的。

- 衡量变化：衡量虚拟交流中项目层面的

变化仍然具有挑战性。我们希望能够持续这一年度调查工作并得到更高的回复率，这样我们的分析结果具有全球代表性，这从而有助于我们了解一段时间内虚拟交流项目的发展情况。

- 了解虚拟交流的质量和背景: 本次调查的重点是量化和绘制全球虚拟交流图，但对虚拟交流项目的质量，包括机构如何确保其提供虚拟交流的质量了解有限。

展望未来

尽管有数据上的限制，第二次调查指出了一个不断增长和发展的领域，并为虚拟交

流部门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快报和衡量标准。这些发现也是在一个关键时刻出现的。全球新冠疫情导致线下教育和交流的中断，民族主义浪潮回流，这些因素的交织让人们为促进相互理解和教育外交的虚拟交流需求更加突出。展望未来，虚拟交流项目有可能在应对其中一些转变、使教学多样化，以及让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和教育工作者发展全球能力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对虚拟交流进行量化和质性数据分析，将有助于国际教育专业人员掌握有关其学生和社区的信息从而做出重要决策。